

2022年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诞辰131周年。他是苏联的一位作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最早知道他,是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肆虐,文化凋零一片,找书非常不容易。那时,我在北大荒,回京探亲,一位在吉林插队的...

谁能为我召来逝去的时光

——巴乌斯托夫斯基诞辰131周年

肖复兴

用那条印着绿色橡树叶的亚麻布巾擦拭……雪后一个下午,海军中尉回到了家。他所看到的一切,正是写给父亲的信中自己所渴望的一切,丝毫不差。此时他已经知道了,寄给父亲这封信之前,父亲就已经去世。所有这一切,都是女钢琴家精心为他做的。

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却没有正面写战争的炮火硝烟,而是写人们对和平和之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想象。战争让人们失去了很多,也让人渴望更多,战争中撕裂了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也合并同类项一般,让另一部分人,即同样饱受战争苦难的人,即使是陌生的人,能够走近彼此,互相慰藉。

当时读到这里,我曾想,如果就在这里结尾,不是很好吗?充满了未了的情和缠绵的余味。但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没有在这里收尾,他紧接着还写了一段文字。几天后,女钢琴家收到中尉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她的感谢,还讲了这样一件事,战前在克里米亚一座公园梧桐树掩映的小径上,他曾经看到手里举着一本打开的书的年轻姑娘,从自己的身边轻快而迅速地走过。

三百多年前,在锦衣卫桥以北旧金钟河畔有一座最负盛名的私家园林——问津园。这一园林胜地曾以主人的热情好客和独特的风光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名流学者。近人高凌雯说:“沾上园林之盛,张氏首屈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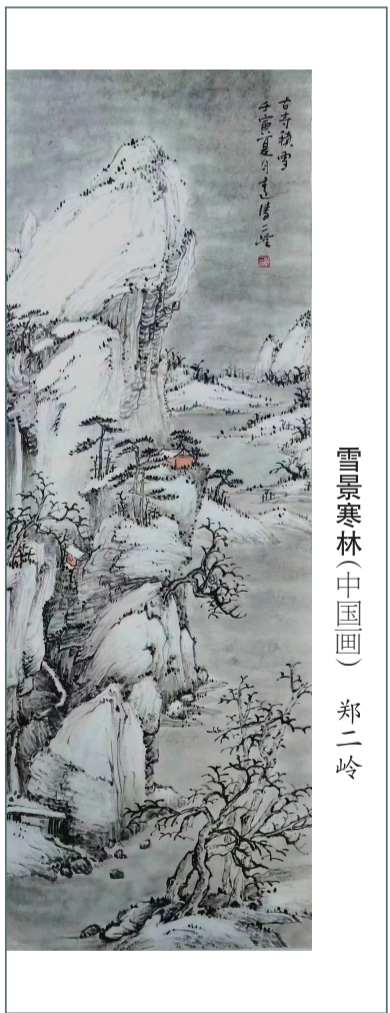
古籍中的津沽园林(三)

首屈一指问津园

章用秀

园林主人张氏是清初由普通商人一跃成为家私万贯的大盐商的代表。他们在顺治年间即以行盐长芦开创了家业。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张氏不惜重金,捐官买爵。《天津县志·人物》载:张霖,字汝作,号鲁庵,自号卧松老物。他“豪于家财而风度彬彬雅”。

与此同时,张家广造庭园园林。张霖官京曹时,曾以母老告归,大兴土木,大起宅第,



雪景寒林(中国画) 郭二岭

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在天蟾舞台演了一出《红娘》,主演中除了上京本院的熊明霞、杨扬,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的唐禾香、国家京剧院的张佳春,四位荀派花旦齐聚一堂,京沪联动,海上京韵尽显无遗。《红娘》是荀派的私房戏,合演也早有历史,最早能追溯到1983年天津举办的“荀派艺术专场”。

但高大上的赞誉和溢美过后,回头看看戏本子,照样是老掉牙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必是才子佳人,更是苦命鸳鸯,所以急需一个信人来促成姻缘。这类角色往往是玉鸞或者女仆,在《西厢记》里是红娘,在《红楼梦》里是送帕子的晴雯和试玉的紫鹃,到了国外就变成了莫里哀笔下人间清醒且毒舌的桃丽娜。当然,如果不考虑年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乳媪或许也能榜上有名。

是,人生是对我仁慈的,我又见到了你!”

小说到这里收尾,也挺好的呀。将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衔接,人生之巧合,让失之交臂又重新相遇。但是,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愿意用这样落入俗套的巧合结尾,他还是希望能够如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样,在平易和平常中发现诗意。

我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文笔,这样的文笔牵动着真挚的情感,生动地描绘出他笔下的人物,让他的作品带有四月丁香一般的浓郁诗意,即使在战争、贫苦和疾病的折磨之下,这种渗透进骨子里的诗意,从未在他的作品中消失过。

记得燕祥在世的时候,难得有一次和他谈起俄罗斯文学,我对自己很喜欢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问他对巴氏的认知和理解,向他请教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尤其对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影响。燕祥学问深厚,对同代作家有着惊人警醒的认知,见解不凡,明心见性。

在巴乌斯托夫斯基诞辰131周年的时候,重新温习他的作品,五十多年岁月如水,匆匆流逝远去。在这五十多年的岁月里,有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书和他的身影相伴相随,影响着我的写作、感情和心情。记得美国作家乔·昆南在他的《大书特书》一书中谈他的读书经历时说:“二十岁以后买的每一本书,只要我真心想读,都会保留。”

士,如《明史》纂修者、大文学家姜宸宸、朱彝尊和赵执信、吴雯、洪升、梅文鼎、沈一揆、徐兰等,“罔不适宜授餐,供张丰腆”,使问津园宾客如云,往来赠答不辍,被称为天津的“小玉山”。

沽上丛话

康熙中叶,张霖于云南布政使任上被人弹劾,张氏家道日衰。问津园亭园日趋荒废,康熙末年竟成废墟。乾隆中叶,张家后人崛起一度复兴,起河北塞园,曰思源庄。此处私人小园林风景幽雅,也曾吸引了一些文人士

广州冬色

卢静云

广州的冬天,还能看到遍处的绿,深深浅浅的绿。其实,静谧的绿一向都是这座城市最沁人心脾的底色。常可见到高大的榕树,树冠广展,遮天蔽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独木便可为林。

除了榕树,四季常青的还能见到樟树、红楠、芭蕉、铁冬青,等等,以及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大笔大笔的绿意,在云山珠水的环抱下,似都要满溢出来了。

张生给红娘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陌生男女初次见面,男子便轻佻地说起娶妻之事,怎么看都是下流行径。比起武侯城挖了十八年野菜的王宝钏,红娘的卑微已经是积德行善了。经过一系列风波,红娘才逐渐对其改观。后来崔老夫人许诺婚事,本以为好事将近,却不想她又背信悔婚,还对张生有一番“为了你好”的言论。

好做媒的荀派丫鬟

杨书睿



很少有长篇小说有如《红楼梦》的细节那样充盈丰满,不论你掀开哪一页,不论你从哪一行读起,立时便像进入了八月湖水,饱满的生活感、现场感,拥抱着你,滋润着你,叫你舍不得离开。看过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也看过2010年版电视剧《红楼梦》,总觉得不如读原著。读着,你就被调动起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乃至全部感官,仿佛身临其境,就在贾府的大观园某个点位上站着,亲身经历着所有故事,并且,浮想联翩。

戏剧与长篇小说不同。戏剧受舞台、屏幕、时间的限制,必须最大限度地强化情节,用强化了的情节吸引观众,使观众跟从剧情,并在跟从中欣赏表演艺术,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写小说就没有这么多时空局限了。小说家自由地驰骋想象,为了表现社会生活和塑造人物,可以进行大量细节描写,而正是这些丰富的细节,犹如砖瓦砂石,与情节、人物的钢筋铁骨一起,建构起了长篇小说的大厦。

微末之宏大

宋安娜



《红楼梦》有两大情节线索,一是宝黛爱情,另一个是贾府的由盛而衰。改编舞台剧或影视剧,剧情的只能表现宝黛爱情,几十集的电视剧,可以同时容纳两条情节线索,但大量细节描写就只能舍弃了。

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贾珍为秦可卿‘丧礼上风光些’,要为贾蓉捐个官,可巧大明官掌管内相戴权来上祭,两个人便做成了这笔买卖。这段文字几乎没有人物动作,完全用对话,语气的精细描写惟妙惟肖。贾珍刚露出‘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意思,戴权便立即‘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

“丧礼上风光些”,一副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的嘴脸,直叫这个老鸨官呼之欲出,也戳破了清代官吏制度腐败的疮疤。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搬到影视剧剧中却极不易。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舍弃了戴权的戏。2010年版电视剧《红楼梦》虽然将这一幕搬上银屏,却配了画外音,借助朗读曹雪芹原著作为补充。

《红楼梦》文学细节的力量还表现在它的丰富性上。比如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正赶上史湘云请大家吃螃蟹。刘姥姥听说那螃蟹“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这么三大餐,冬天是有七八十斤”,忍不住说:“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两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

在长篇小说中,细节是最微小的存在,犹如一座大厦的泥沙,你可能感觉不到它,但它却无处不在,不可或缺。于是,缺乏细节的长篇小说就如同只有框架的烂尾楼了,我们不是常能看到这样的“烂尾楼”吗?《红楼梦》细节的丰盈与充沛,使得曹雪芹升华为宏大,曹雪芹的创作经验,二百年后仍需我们深入钻研。

满庭芳

第五一一三期

围炉煮茶 古人的冬天风雅

郑学富



围炉煮茶,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在唐宋时期就很时尚。白居易《晚起》云:“暖炉生火早,寒镜裹头迟。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描绘的是冬日煮茶的情景。古人煮茶很讲究,要备炉,烧炭,看顾着釜中的水微微沸出声音,再投入茶末。唐朝“茶圣”陆羽《茶经》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苏轼是煮茶的行家。宋神宗元丰四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已两年了。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大雪初晴,睡梦中的苏轼用雪水煮茶,煮出最名贵的北苑贡茶“小龙团”,且有美人端茶歌舞,好不惬意,于是他兴致勃勃,饮茶吟诗。然醒来后竟是南柯一梦。他立即把所记梦中残句续为两首回文诗,其一云:“空花落水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红袂浅氍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

古人认为,雪,凝天地之灵气,无瑕至纯,是煮茶的上品之水,以柴薪烧化雪水煮茶,其味更清冽,更具穿透力。陆游《雪后煎茶》诗云:“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不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诗人逸兴遄飞,一边欣赏雪景,一边烹雪煎茶,抛却尘虑,品茶观景,不枉世间潇洒走一回。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浪漫。

围炉煮茶之所以能在现代人中流行,这与人们追求传统文化、返璞归真有关。在古色古香的氛围里,用传统的茶具、燃料,烹煮中式茶饮,再搭配柿子、红薯、砂糖橘、花生等天然零食,忘却忧愁烦恼,“偷得浮生半日闲”,聊天叙旧,未必不是现代生活中的一桩雅事。